

黎明的河边

峻青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 容 說 明

这是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，滹河岸上发生的一段故事。主人公通讯员小陈，为了护送我军派赴滹河河东地区领导人民坚持斗争的姚、杨队长，历尽困难，即使当敌人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押赴阵前威胁他投降时，他也毫不动摇，坚决地打击了敌人，最后忠贞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，完成了掩护自己同志渡河的任务。他的亲人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也表现了人民英勇不屈的高贵品质。剧本中这些英雄人物的忠贞、坚强、勇敢的形象，是刻划得真实而又生动的。

序 幕

春天。

濰河岸上最美好的季节。

一片花叶绚烂的果树林。

桃花红艳艳的，开得异常繁盛。

梨花白皚皚的压满了枝头。

粉红色的海棠花绚烂夺目。

蜂蝶在花间飞舞。

蔚蓝的天空中，有云雀在歌唱。

在那大海似的茂密蓊郁的果林里，响起了姑娘们的欢乐的歌声：

桃如火，柳似烟，

碧绿的濰河蓝蓝的天，

果林沉沉浑似海，

沃野茫茫不见边。

啊，生活啊，多么美好，

象是仙境却是人间！

在嘹亮动听的歌声中，出现了幽美的濰河的画面。

濰河，春天的濰河，温柔地向着北方流去。蓝天，映在那平静的绿流里，使得河面更加嫩绿了，鱼儿不时地跃出水面，激起了动荡的波纹。……

在那濰河两岸的河堤上，春草丛生，水鸟在沙柳堆里孵卵，河

西的陈家庄和河东的赵庄，隱隱約約地掩映在綠樹叢中，冒着乳白色的炊烟。这迷离的村庄和炊烟的影子，又倒映在滩河的綠流里，織成了一幅幽美的宁靜的画面。

画外音。（感情激动的男低音的朗誦声）

“灘河，我的亲爱的灘河，它是我的故乡，它是我永生都不能忘記的地方。在战争的年月里，我和灘河两岸的人民，一起同敌人进行过艰苦的斗争。多少英雄人物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，多少壮烈的事迹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。每一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强烈地激动起来。看，在这一段蘆葦丛生的河堤上，就曾发生过一件令人难忘的故事。

那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，国民党匪軍侵略了我們辽阔的昌灘平原。那个时候的灘河，正是濁流滾滾，波浪滔天。……”

音乐轉为悲壯雄偉。

灘河在咆哮，波浪滾滾。

第一章

赵庄在燃燒。

浓烟遮黑了天空。

槍声、手榴彈声响成了一片。

战斗在激烈地进行。

国民的匪軍，蚂蚁似的一层又一层地包围着据守在赵庄东南角的武工队。匪軍的炮火，疯狂地向着我武工队临时筑起的街头工事上轟击。把工事周围的房屋，打成了一片火海。

二

国民党匪軍的临时指揮所里。

指揮所設在村東南角的一個土阜上，從這兒可以看到那煙霧籠罩着的趙莊的全景。匪軍團長站在土阜上，把兩手交叉着抱在胸前，嘴上叼着煙卷，望着籠罩在濃煙烈火中的趙莊，得意地點點頭說：

“好哇，這一仗打得好。馬漢東的武工隊这下子可完蛋了！”

“是，是，劉團長，”叛徒陳興點頭如搗蒜地附和着，“他們一個也跑不了，一個也跑不了。”

匪團長高興地拍着陳興的肩膀：

“老兄，你的功勞不少啊，來，抽支煙。”

陳興連連地點頭哈腰：

“劉團長，不敢，不敢，理當效勞。”

匪團長看了看表，說：“戰鬥快結束了。現在還要麻煩你到河西去告訴還鄉團陳老先生，要他加緊封鎖河西沿岸，不讓一個共軍逃到河西去。那你就辛苦一趟吧。”

陳興：“我馬上就去，劉團長。”

匪團長喊：“王參謀，派人送陳村長過河。快！”

“是，”一個匪軍官答應了一聲，就和陳興向土阜下面的河岸走去。

三

武工隊的戰士們在頑強地狙擊着敵人的沖鋒。在我軍的陣地前面，敵人的屍體狼藉。然而，在敵人密集的炮火轟擊下面，我們的人也在逐漸地少了下去。

隊長馬漢東已身受重傷，情況非常危急。但他仍躺在臨時築起的街口工事後面，堅持戰鬥。從這工事向前望去，可以看見前面大街上來往奔跑着的敵人。馬隊長和戰士們伏在工事後面，沉着而準確地射擊着敵人。每次槍聲一响，就有敵人栽倒下去。

突然一顆子彈飛來，打中了馬隊長的胸膛，他向前栽了一下，但又咬着牙抬起身子，用手捂着胸膛，呼吸困難地喊道：

“通訊員，通訊員！”

通訊員和一個民兵跑了過來。

“什麼事，隊長？”通訊員問，急忙扶住了隊長。

“小陳呢？”馬隊長急促地問。

“哪個小陳？”通訊員問。

“西海軍分區昨天夜里派來送信的那個通訊員。”

通訊員：“一排長犧牲了，他在前面指揮，剛才的一次沖鋒就是他領着打退的。”

馬隊長：“去喊他來，去，快去！”

“是！”通訊員答應了一聲，彎着腰向前跑去。

四

前沿工事。

小陳領着同志們剛把敵人打下去，他在煙火迷濛中繼續狙擊敵人。窗外傳來通訊員氣喘吁吁的叫聲：

“小陳同志，馬隊長叫你！”

小陳提着槍向後面飛跑而去。

五

馬隊長的工事里。

一顆炮彈尖叫着落了下來，噴起了一道赤紅的火柱。馬隊長又一次地負了傷，和一個戰士一起倒了下去。他們身旁的屋子立刻燒起了大火。

“馬隊長，馬隊長！”兩個戰士跑過來着急地喊。

半晌沒有聲息。

小陳滿臉硝煙，隨着通訊員匆匆跑了上來。通訊員一見馬隊長就撲了過去。小陳也隨着蹲到馬隊長的身旁。

“馬隊長，馬隊長！”通訊員撲在隊長血迹斑斑的胸膛上，痛苦地喊道。

馬漢東用力地睜開眼睛，喊道：

“小陈，小陈！”

“馬队长，我在这里！”小陈答道。

馬汉东看見了小陈，眼里立刻放出一股期望的光芒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小陈，你……你快……赶快想法……冲出去，回到……河西，向……司令部报告，……因为陈兴叛变，部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。……請求上級……”

小陈慢慢地抬起了头，眼眶滿含着泪水，但他極力忍住悲痛，听着队长的命令。

“……赶快派負責干部到河东来，……整頓队伍，坚持……斗争，敌人的大屠杀快……开始了。記……住了嗎？”

小陈难过地：“記住了，队长！”

馬汉东喘息地：“你能……完成任务……嗎？”

小陈大声地：“能，队长，一定能！”

馬汉东搭在小陈身上的手，无力地落了下来。

小陈喊：“队长，馬队长！”

两颗泪珠从小陈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六

前面响起了一陣緊密的枪声。

从工事里望出去，前面街道上又出現了敌人的密集的队形，他們象一团烏鴉似的拥挤着，喊叫着向这边冲来，子彈象蝗虫似的在我軍的陣地前沿扑扑地乱飞，敌人的又一次規模更大的冲锋开始了。

通訊員把手里的枪一舉，大声地喊道：

“同志們，准备，敌人又冲上来了！”

小陈憤怒地抹去了眼泪，端起了枪，就要迎击敌人。

通訊員忽地站起来，拉了他一把，带着命令的口吻大声地说：

“你不能去！”

小陈惊疑地看着他：

“怎么？”

“队长刚才给你的任务，你忘了吗？”

小陈：“我没有忘，我要给马队长报仇，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再走！”

通讯员沉痛地：“马队长的仇，我们来报。同志，你的责任大得很，比打退一次敌人的冲锋更重要。”

另一战士插嘴：“对，小陈同志，你的责任很大，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快走吧，我们掩护你。”

民兵听了四面枪声，说：

“突围困难啊！”

通讯员：“是的，有困难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掩护他突击出去，不管是多大的牺牲。来吧，同志们，我们立刻向敌人发起冲击，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这边来。小陈同志，你趁这机会从西面的果林里插过去，那面就是濰河，可能敌人的兵力薄弱，可以突击出去的。”

另一战士：“最好有个人去送他一下。”

民兵看着通讯员说：“我去。”

通讯员点了点头。

枪声大作。

烧落了橡木，劈劈拍拍地掉落在他们的身边。

通讯员把枪一举，喊道：

“同志们跟我来！”

战士们、民兵们都站了起来，伤员们也都站了起来，他们一齐向前边喊着冲去。两个重伤员挪不动身子，但是他们咬着牙，躺在血泊里向敌人射击。

小陈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重伤员。

民兵拉了小陈一把说：

“快走吧，小陈。”

小陈抬起头来，看了看馬队长的尸体，又看着向敌人冲去的战士的背影，激动地握紧了拳头，大声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七

村庄里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。

枪炮声中，民兵带着小陈冲出在火海中的村庄，急急地穿过树丛，奔向河边。

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，把河面照耀得明晃晃的，閃动着万道金波。

民兵一边走，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说：

“小陈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不是现在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晚上再过河？”

小陈：“不，我就过河，我恨不能立刻就回去。”

民兵望了望河对岸，为难地摇摇头说：

“那怎么行，大天白日的通过敌占区。”

小陈：“不要紧，我躲开大路，在高粱地里走。”

民兵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你最好是化装一下。这样吧，我的衣服换给你。”

小陈感激地：“这太好了，谢谢。”

民兵：“不用谢。你怎么过河，有船吗？”

小陈：“有，我昨夜从河西来乘的那只船，就藏在前面的草丛里。”

他们走进堤坡的草丛里，匆忙地把衣服换了过来。民兵开玩笑地把自己手里的土造枪掂了掂，指着小陈的冲锋枪说：

“这个也换换吧。”

小陈笑了说：“等着吧，等着革命成功以后再换给你。”

他们离开了草丛，跑到了河边，小陈鑽进了草丛，解开了小船，跳了上去，向民兵招了招手，说：

“回去告訴同志們，說我保證能完成任務。再見吧！”

民兵：“再見！”

小船離開葦叢，向着河心划去。

後面傳來了兵民的喊聲：

“小陳，注意呀，對面河堤上有人。”

第 二 章

灘河西岸。

蓬蒿叢生的河堤上，站着兩個人。

一個是陳家庄還鄉團的自衛團長陳祥魁，一個是我們在前面曾經看見過的叛徒陳興。這個家伙，現在正在得意洋洋地望着河對岸趙莊的大火，滿臉現出自負的神色。他想要在他最怕的人——陳祥魁面前賣弄一下自己，做一番丑表功，讓對方曉得他的忠誠。他啣着煙袋，嘖嘖地抽着，慢騰騰地拖長了聲音說：

“大概戰鬥快結束了吧。”

“嗯。”陳祥魁只冷淡地答應了一聲，沒有理他。

“這回哩，馬漢東的武工隊可垮啦，一個也跑不了。”陳興又模仿着剛才匪團長在河東指揮所的口吻說。他希望陳祥魁也能象匪團長那樣的夸奖他一番，可是，陳祥魁仍然是漠然地望着河面，好象根本不知道他的功績似的。

陳興有點傷心了，於是又說：

“祥魁哥，劉團長真是好人哪，剛才他不住口的夸奖我，說我有功。其實這有什麼呢？我只不過就是把武工隊的情況向他報告了而已，仗，還是他指揮着打的呀，我有什麼呢，是吧，祥魁哥？”

陳祥魁生氣地瞪了他一眼說：

“知道你干了那麼點小事，別盡着自夸啦。你好好地注意着河

面吧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只船划过来了？”

陈兴用手掌打着遮篷，向东张望。

小船在明晃晃的河面上，直向着西面划来。

“是只船，祥魁哥，上面还有个人哩”陈兴說。

“不是突围的武工队吧？”陈祥魁抽出了匣枪，問道。

陈兴沉吟道：“不会吧，包围得紧紧的，別說他們还突不出来，就是能突出来，他們也决不会大天白日向咱們占領的这个地区来。再說，那上面就是一个人，你看，好象还是个孩子呢。”

小船飞快地划过河心，突然一刺順着水流向下游划去。

“哦，他向下边去了。”陈兴詫异地說。

“你到下面截住他，盘問盘問去。”陈祥魁命令地說。

“我……”陈兴犹豫地說。

“怎么，害怕嗎？”陈祥魁瞪起了眼睛，厉声地說。

“不，不害怕，我就去。”陈兴急急地分辨着，畏畏縮縮地順着堤坡，用草丛遮掩着，向下游走去。

二

小船繼續順着水流向下游駛去。

在一片茂密的葦丛里，小陈拴下了船，提着枪，爬上了堤岸。他剛要向下鑽进高粱地去，忽然看見北面的草丛一陣乱动，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，他本能地端起了枪，那人正是陈兴，这时他也看見了小陈，吃了一惊，不由地喊了一声：

“啊，是你？”

“嗯，是我，”小陈看清了陈兴，生气地瞪大了眼睛，恶狠狠地吧枪对着他的胸口。“想不到在这兒碰上了你。”

陈兴恐惧地看着小陈的黑洞洞的枪口，全身发起抖来，脸上强打笑容，牙齿碰得咯咯地响着，說：

“好，好孩子，你，你，你从哪兒来？是，是不是要回家去，不，不要紧，我，我，我保你沒事。咱，咱爷兒俩。……”

“放屁，誰和你是爷兒俩，我斃了你这个叛徒！”小陈盛怒地大声罵道，嘩啦一声推上了子彈。

陈兴恐惧地瞪圓了眼睛，大声喊：

“祥魁哥，来呀，”轉身隐到一棵小树背后左右躲閃。

北面傳来了陈祥魁的喊声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小陈匆忙地扣了一下扳机，陈兴应声倒地，小陈急促地跑下堤坡，鑽进了高粱地，向着西面奔去。

三

陈祥魁听着声音，惊恐地端着匣枪，从北面堤坡上搜索着跑来。在小树下面的青草里，他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陈兴，他用脚踢了他一下，陈兴紧閉着眼，屏住了呼吸，一动不动地装死。

“怎么，死啦？”陈祥魁說着，就用手去摸他的胸口。

陈兴听出了陈祥魁的声音，忽地爬了起来，手得得地抖着說：

“啊呀，祥魁哥，你可来了，我没有死吧？”

陈祥魁被他吓了一跳，生气地說：

“看你吓成个什么样子，快起来。”

陈兴周身察看，看到了胳膊上的血，惊叫：

“啊，血！”

陈祥魁急促地問：

“誰打的枪？”

陈兴：“就是陈克泰的那个大兒子。”

陈祥魁：“怎么，又是他。——哪里去了？”

陈兴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没看見。”

陈祥魁警惕地向周围的高粱丛看了一下，把匣枪一揮說：

“走，找这小子去。”

陈兴哭哭啼啼地說：

“我受伤了，走不动。”

陈祥魁：“媽的，熊包，这一点点伤算什么，快起来！”

陈兴哭丧着脸，說：

“祥魁哥，你攙我一把。”

陈祥魁生气地：“滾，那你就在这兒吧，我走了。”

陈兴耍死狗，又躺到地上去了，嘴里还在哼哼呀呀地呻吟着。

画外傳来了陈祥魁的声音：

“那家伙說不定沒有走，他会来打死你的。”

陈兴象被蠍子蜇着似的，忽地跳了起来，尖声喊道：

“祥魁哥，等等我呀！”

四

小陈慌忙地在高粱地里穿行，他不时地停下来，倾听一下周圍的声音。四周很靜，有蝈蝈在叫，他一走动，蝈蝈就停住了叫声。

五

高粱地的尽头，出現了一片草木葱茏的墓地。

蝈蝈在叫。

聳天的大叶楊，在风中喧鬧。

小陈由高粱地里鑽进了墓地，当他的脚剛踏着墓地的边沿时，空中响起了一声喊叫：

“哥哥！”

他怔了一下，抬头一望，原来是他的弟弟小佳，爬在大楊树上。楊树下面，蹲着他們家里的那只凶猛的大黃狗。

小佳象猴子那样敏捷地从树上向下滑，滑到下面，离地还有老远，就索性縱身跳了下来。

小陈兴奋地跑过来，两人一齐机警地伏臥在墓地的深草里。大黃狗虎子也撒着欢，搖着尾巴，用舌头去舐小陈的衣服。

小佳急切地問：

“哥哥，剛才是你打的枪？”

小陈：“嗯，碰上了陈兴，给了他一家伙。”

小佳高兴地：

“啊，好，打死了吧？”

小陈：“不知道，八成死了。”

虎子跑到他們中間臥下，小佳探头向外看了看，就指着一坟丘对虎子說：

“虎子，上去，望着人。”

虎子摆摆尾巴，很听话地走到坟頂上臥下，豎起耳朵，眼睛望着前面。

小陈問：“你在这兒做什么？”

小佳：“今兒早晨河东的枪一响，爸爸、媽媽不放心，叫我来望一下。哥哥，馬队长他們怎么样了？”

小陈难过地：“队长牺牲了，队伍損失很大。”

小佳的眼圈里涌出了泪水，停了半晌，說：

“哥哥，你現在要到哪兒去？”

小陈：“回軍分区。”

小佳：“回家去待一会吧。”

小陈：“不行，任务很急，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。小佳，你有没有吃的东西。”

小佳：“沒有，你餓了嗎？”

小陈：“嗯，从昨天晚上到現在什么也沒吃。”

小佳站起身來說：

“你在这兒等着，我回家去叫媽媽給你烙几張餅，我給你送来。”

小陈忙阻止他說：

“不要啦，这兒不能多停，你赶快回家去告訴爸爸媽媽，叫他們躲一躲，敌人快要开始大屠杀了！”

小佳留恋地：

“哥，你呢？”

小陈：“我現在就走。”

小佳：“好吧，我就回去告訴爸爸。”

小陈从草丛中站起了身子。

小佳忽然拉住了他，說：

“別忙，我上樹去了望一下。”

小佳敏捷地爬上了樹頂。一手抓着樹枝，一手搭着涼篷，向四面張望——

六

河東濃煙蔽天。

村莊仍在燃燒。村外田野上晃動着匪軍們的稠密的影子。

風吹着，濃煙瀰漫在灤河的上空。

七

小佳把頭轉向了北面。

八

北面的林間小路上，有兩個人影，一前一後地在樹木和草丛中時隱時現地正在向村里走去。

九

小陈从草丛中抬起头，望着樹上的弟弟，問道：

“有人嗎，小佳？”

小佳：“北面小道上有一個人，看不清是誰。”

窗外傳來了疾駛而過的摩托車的聲音。

小陈問：“西面有人嗎？”

小佳：“剛剛過去了一輛摩托車，後面沒有了。哥，你快走
吧。”

十

小陈从草丛中爬起来，飞快地向西跑去。

虎子也跃了起来，跟在小陈的后面，跑了一段路，小陈发现了，向它挥了挥手，喝道：

“虎子，回去！”

虎子摇摇尾巴，跑回小佳所在的大树下面。

十一

大叶杨高耸入云，蓝天白云，无限广阔深远的天空，天空中云雀在飞翔。

小佳站在树上，一直望着哥哥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高粱地里之后，才从树上爬下来，急急地冲出墓地，顺着田间小路，飞快地向着村庄奔跑。虎子也跟在佳身后奔跑着，它好象要和小佳赛跑似的，一会儿就冲到小佳前面去了。

第三章

一

果林深处。

篱笆和向日葵围绕着小屋。

屋子前面，木槿花正在盛开。茂密的瓜棚，聳立在院子的一边，全身长着白绒毛的葫蘆，沉甸甸地悬挂在瓜棚下。瓜棚旁边，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他就是小陈的父亲陈克泰。他的脸上现出十分焦虑和不安的样子，在向着东面张望。密密层层的水果林，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块天空，从这块天空中，有从河东吹来的浓烟飘过，散发着谷物和木料燃烧的苦味。他侧耳静听，枪炮声已经沉寂下去了，偶而有一两下零落的枪声，他不安地

在院子里轉来轉去，最后走回了屋里。

二

屋子里面。陈大娘——小陈的媽，正在床上收拾东西。看見陈老汉进来，忙問：

“有什么消息嗎？”

老汉摇摇头：

“沒有。”

陈大娘：“枪还响嗎？”

陈老汉：“不大响了，好象是战斗結束了。”

陈大娘：“也許是馬队长把敌人打退了。”

陈老汉：“但愿能这样。——听說国民党来了两个团哪。”

陈大娘叹了口气，陷入了忧虑的沉默中。

三

林中小徑。

小佳的赤着的双脚，在飞快地奔跑着。

虎子在欢跃地追逐。

一群正在林中空地上覓食的鷄，被这突然奔来的人和狗所惊，一起咯咯地叫着四散飞开。……

小佳冲开了籬笆門，气喘吁吁地奔进了屋里。急促地說：

“爹，我看見我哥哥啦。”

陈大娘急問：

“在哪儿？”

小佳：“在南塋里，他从河东回来，把陈兴打死了。”

陈老汉点着头說：

“好，好，你哥哥呢？”

小佳擦着汗，說：

“走啦，他要在天黑以前赶回軍分区去。他要我告訴你，馬队